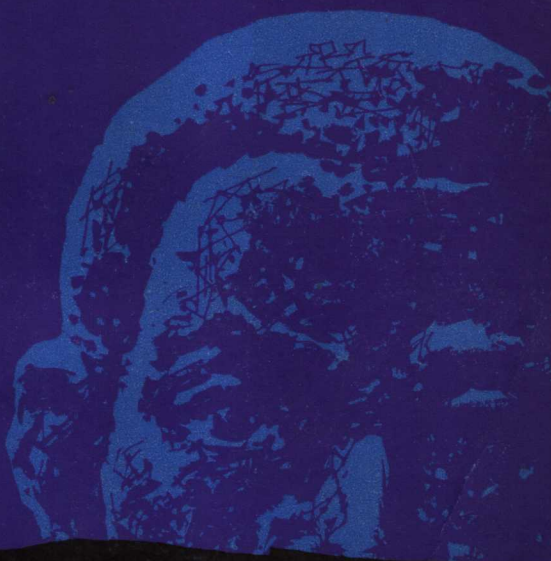


非 洲
文学丛书



一粒麦种

詹姆士·恩古吉 著



一粒麦种

[肯尼亚] 詹姆士·恩古吉 著
杨明秋 泗水 刘波林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JAMES NGUGI
A Grain of Wheat

据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7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一粒麦种

Yihu Matzh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8}$ 插页2

1984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书号 10203·134

定价 0.81 元

出版说明

詹姆士·恩古吉是非洲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肯尼亚的吉库尤族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九六四年从乌干达的麦凯雷雷大学毕业，在内罗毕《民族日报》工作了几个月，又去英国利兹大学进修。回到非洲以后，在内罗毕大学教授英语。后来当过《祖卡》文学杂志的编辑。

詹姆士·恩古吉是由于发表《黑隐士》一剧登上文坛的。此剧向新独立的东非国家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应当放弃“隐士”式的生活，到群众中去，克服部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等等障碍，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一九六四年恩古吉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作品描述了肯尼亚人民反殖斗争的故事，描写了“茅茅”游击战争以及一个农民家庭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一九六五年，在达喀尔举行的黑人艺术节大会上，这部作品获得了特别奖，随后又得到了东非文学奖。一九六五年，恩古吉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河两岸》，描写了肯尼亚独立以前吉库尤族两个敌对部落的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揭示了基督教和非洲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颂扬了黑人捍卫

自由和土地的斗争。一九六七年，这位作家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就是《一粒麦种》。一九七七年，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血染的花瓣》问世，反映了新殖民主义控制之下肯尼亚的社会现象，抨击了新殖民主义者对黑人的残酷迫害。

《一粒麦种》是一部内容比较复杂的小说，也是作者在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作品通过一个叛徒在肯尼亚独立庆祝大会上当众交代变节行为以前的故事，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残害肯尼亚人民的罪恶，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自由战士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在丛林中进行的武装斗争，而且揭示了黑人本身对待各种事态采取的不同态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着力写了肯尼亚人民在殖民统治时期两种不同观点的激烈斗争：一种观点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另一种观点是为尊严和自由进行战斗。由于观点的不同，在殖民者的压榨和迫害下，有的人坚决地深入丛林，誓死踏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却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充当了殖民主义者的帮凶，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在这部小说中，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基希卡，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只顾全性命的叛徒莫果。作者用作书名的“一粒麦种”指的就是被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自由战士基希卡，含义是一粒麦种撒在地里，虽然消失了，却会长出很多麦子。一个人倒下了，千万人会站起来，最后必定会砸碎枷锁，赢得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整部小说是用书中人物回忆往事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写成的，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心理描写入微，情节安排恰当，

故事始终在紧张的气氛中发展。作者在小说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由战士基希卡是谁出卖的？这个问题直到最后才出人意外地真相大白。小说不断地留下伏笔和悬念，写得十分巧妙，使人读来不忍释手。

—

莫果仰面躺在床上，心中忐忑不安，两眼凝视房顶，只见一串串煤烟灰从茅草顶棚掉了下来，直指他的心脏。一滴晶莹的水珠，悬在他的上方。水珠正在不断地膨胀，由于沾了烟灰，变得浑浊不清了。水珠越拉越长，眼看就要落下来了。莫果想闭上眼睛，可是眼皮不听使唤；他想挪开脑袋，但是脑袋好象牢牢地钉在床上，丝毫动弹不得。水珠越变越大，越拉越长，直冲莫果的眼睛。莫果想伸手去挡，但是手、脚以及整个身子都动不了。莫果在绝望中使出了全身力气，作了最后一次挣扎，终于从梦魇中苏醒过来。现在，他躺在毛毯下面，惊魂未定。毛毯又破又硬，粗毛扎着他的面孔、脖子以及衣服遮不到的身体各部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起床。床上是暖和的，外面太阳还没露脸。曙光从墙缝透进屋来，莫果无法辨认屋内的各种物品。每当半夜或破晓之前醒来再也睡不着时，他总爱辨认屋内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形影在黑暗中或晨曦中混在一起，是显得模糊不清的。但是这天早晨莫果却无法集中自己思想。他明知那只是一个梦，然而摆脱不掉一滴水珠就要落入眼中的冰凉感觉。一、二、三，他掀开了毛毯；然后洗脸、生炉子。他发现屋角的厨房用具中还藏着一小袋玉米面。他把玉米面倒

在铝锅里，放在炉子上，加了水，用木勺搅拌。早上，他喜欢喝粥；每当喝玉米粥时，他就会想起在拘留营里喝的那种半生不熟的玩意儿。光阴荏苒，万物周而复始，莫果心想，未来的一天还会同昨天、甚至前天一样。

他拿起锄头和砍刀，开始每天例行的事情。自从他离开最后呆过的那个马贵塔拘留营以来，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莫果的那块新土地在泰贝村的另一头，穿过尘埃飞扬的村内街道才能到达那里。象往常一样，不少妇女在他之前就已起床；有些已从河边打水回来，准备赶早给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早饭。水罐压弯了她们纤弱的脊背。太阳初升：树木、茅屋以及来往行人在地上投下了细长的影子。

“你今早怎么样？”瓦鲁伊从一间茅屋里冒了出来，向他问候。

“挺好。”象往常那样，莫果说完就又往前走他的路。但瓦鲁伊似乎很想聊聊。

“早早动手耕地？”

“是的。”

“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老话：趁土地疏松就开始耕种吧。你要比太阳起得更早，让它服输。要是太阳照到地头你还没下地——哼！”

村里的长辈瓦鲁伊披着一张新毛毯，这毛毯清晰地衬托出了他那皱巴巴的面孔，衬托出了他头上和尖下颊上灰白的须发。就是他给莫果那块赖以生地的土地的。莫果原先那块土地在他拘留期间被政府没收了。瓦鲁伊虽然爱说

爱聊，但一直很尊重莫果的缄默，今天他却以一种新的兴趣、甚至是好奇的眼光看着莫果。

“肯雅塔对我们说，”他继续说道，“这是独立与工作的日子。”他停了停，往篱笆上吐了口唾沫。莫果站在那里，被这次见面弄得窘迫不安。“你的茅屋怎么样？过自由节准备好了吗？”

“噢，茅屋很不错。”莫果为自己辩解。他穿过村子继续向前走，同时尽力捉摸瓦鲁伊最后那句问话的含义。

泰贝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镇。它初建时已经包括好几个村庄：泰贝、肯曼都拉、基英果和维儒。和一九五五年相比，一九六三年的市镇面貌也没有多大变化。一九五五年，泥墙上草率地盖了茅草屋顶，那时白人把剑凶险地架在人民脖子上，想使他们不敢掩护密林中的弟兄们。现在，有些屋子已经倒塌了，有些拆掉了，然而全镇始终整整齐齐，丝毫不乱。远远看去，它犹如一大片草丛；缕缕炊烟好象是从一堆燃烧着的祭品上冒出来似的，袅袅地升上天空。

莫果微微低着脑袋行进，眼睛盯着地面，好象羞于去看周围的一切。他正在体会与瓦鲁伊的相遇，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蓦地一惊，停了下来，呆呆地盯住拄着拐杖、一颠一跛、迎面走来的吉苏阿。吉苏阿走到莫果跟前，双脚立定，举起帽子喊道：

“为了黑人的自由，我向你致敬。”然后便以戏剧性的姿态鞠了几躬，表示敬重。

“这个……你身体好吗？”莫果问道，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已有两三个儿童围了上来，嘲笑吉苏阿的怪相。吉苏阿没有立即答话。他的衬衣撕破了，领子脏得油亮油亮的；他的左裤腿是卷起的，别了一根别针，用它遮住了断腿的截口。突然，他出乎意料地抓住了莫果的手：

“你好啊，小伙子！你好啊，小伙子！见到你这么早下地，我真高兴。独立与工作！哈，哈，哈！连星期天都起这么早。告诉你吧，‘紧急状态’以前，我跟你一样；要不是白人请我吃了一颗子弹，我双手能干活。小伙子，看见你这般精神，我高兴得心都要跳舞了。独立与工作！头儿，我向你致敬。”

莫果想缩回手来。他的心跳得挺厉害，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说。儿童们的笑声使他更加不安。吉苏阿的声音突然变了：

“‘紧急状态’把我们毁了。”他带着哭声说完了这句话，扭头就走。莫果匆匆赶自己的路，感到背后那个人还在盯着他。从河边走来的三个妇女，一见他就停住了脚。有一个说了句什么，莫果没有答理，看都没看她们一眼。他好象奔跑似的，扬起了尘土，其实他边走边问自己：今天我怎么啦？人家为什么都用好奇的眼光看我？我的腿上有屎吗？

不一会儿，他到了街道尽头那个老太婆的住所。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从过去，到今天这个新村建立的时候，她一直住在那里，这是谁都知道的。在从前旧的村子里，她和她又聋又哑的独儿住在一起。儿子名叫吉托果。他用手势说话，口中常常发出动物般的呜呜声。他相貌不

凡，个子结实，是旧“龙盖中心”大家喜爱的人。“龙盖中心”是青年们聊天、消磨时间的地方。偶尔有人替那商店的老板跑一趟差，挣几文钱。对此，别人就会随便说上一句：“就是为了口袋里有钱，裤子穿起来会暖和一些嘛。”挣到钱的人却笑着回答，这几个钱到时候会生出更多的钱来的。（伙计，它们都是亲戚！）

吉托果在饭铺或肉铺里干活，常常做些别人不愿做的重活。他喜欢亮出他那强健的肌肉。龙盖和泰贝村有人风言风语地说，许多年轻女人都领受过他那四肢的分量。晚上，吉托果买了食物——一磅食糖或一磅肉——带回家去给母亲。母亲一见就笑逐颜开，皱巴巴的脸上闪出青春的光彩。多好的儿子！多好的小伙子！人们说，为这个聋哑儿对母亲的一片孝心，是会深受感动的。

一天，泰贝和龙盖的人醒来，发现他们被荷枪实弹的黑人和白人士兵包围了。他们还发现了坦克。从前，在邱吉尔和希特勒打仗时，人们在大路上曾经见过这种东西。空中硝烟迷漫。人们捂着肚子。有些男人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有些钻进了商店的食糖或豆子垛里；有些想逃出镇子，到密林中去，结果发现通向自由的道路都给堵死了。人们被集中到镇广场上，一个一个地接受检查。吉托果向一家商店跑去，跳过柜台，几乎跌倒在老板身上。原来，老板是蜷伏在一个空袋子里的。他给老板咿咿呀呀地打了打手势，一面偷偷地观察，一面指指那些士兵。吓傻了的老板茫然地看着吉托果。吉托果突然想起还独自坐在家里的老母亲，同时脑

海中清晰地出现了暴行和流血的情景，他就从后门冲了出去，跳过篱笆，到了田野上，为母亲的危险处境而感到焦急不安。宣布紧急状态^①，家庭，母亲，一幕一幕地在他心里闪过。仅仅他那健壮的身躯就足够保护母亲了。一个用丛林色上衣伪装起来的白人埋伏在林子里，他却没有发现。“站住！”白人喊道。吉托果不停地奔跑。什么东西从背后击中了他。他双手一举，向前仆倒在地。看来，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白人士兵走掉了。又一个茅茅分子似乎给打死了。

老母亲听到消息，只说了声：“我的上帝！”据在场的人说，她并没有流泪，问都没问一声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从拘留营回来以后，莫果好几次在母亲屋外看见她老人家。每次他都感到心灵不宁，好象老母亲认出了他似的。她那瘦小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很小，目光中有时充满了生命的光辉，有时却显出一片死灰。她胳膊肘上套着珠圈，颈子上戴着铜项链。腿脖子上戴着象海宝贝一样的锡珠。她走动时，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象一只带着铃铛的山羊。最使莫果不安宁的是她的一双眼睛。在她的眼里，他好象一丝不挂，什么都暴露无遗。有一天，他向她说话，但她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转过身去了。莫果感到很委屈，然而她的孤单在他心中激起了怜悯。他想帮助她，这种心情使他心里暖洋洋地。他从喀布依区的商店里买了一点糖、玉米

^① 一九五二年肯尼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成立茅茅组织，同年十月英殖民当局宣布“紧急状态”，大肆屠杀人民。

面和一捆木柴。晚上，他就到她那里去。屋里没有家具，一片漆黑。冷风穿过墙上的破洞吹了进来，发出噓噓的声音。她躺在地上的火堆旁边。莫果记起，他在姑妈家里经常也是睡在地上的，和羊群共享火堆发出的一点温暖。他常常爬过去贴着山羊取暖，早晨醒来时，脸上和衣服上全是灰，手上脚上沾满了山羊的屎尿。后来，他总算习惯了羊群的臭味。想着想着，莫果感到老母亲的眼睛正盯着他，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突然，他想到老母亲可能伸手摸他，就不由得一阵寒战。他不愿意她摸他，就跑了出去。或许，老母亲和他一接触，就会招来什么致命的灾祸。

今天，他又打算进屋去和她说话时，上面那种想法又出现了。她和他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或许是因为她象他一样过着孤身的生活吧。可他到了门口又踌躇不前，决心动摇了，打消了。他匆匆地转身走开，唯恐她在狂笑中叫他回去。

到了地里，他感到周围空荡荡的，什么庄稼也没有，只有一些干枯的野草。在太阳光下，整个乡村好象得了病，一切东西都显得格外干枯凋萎。手中的锄头也比平时重得多。没有翻完的地块也似乎过大了。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懒得动弹，不愿干活。他挖了几下，想撒尿，就走到小路边的篱笆那儿去。为什么瓦鲁伊、吉苏阿和老母亲那样对待他呢？他觉得尿并不那么急，只撒了几滴。他看着每一滴尿，好象着了魔似的。两个衣著整齐的年轻妇女到教堂去，在他近旁经过时，看见这么大的小伙子在玩尿，不禁吃吃发

笑。莫果感到自己真蠢，便拖着步子又去干活了。

他在地里举起锄头，任它落下，然后又举起，又落下。土地很疏松，好象表层底下有蚯蚓钻过的洞穴。他听见干硬的土块砸得粉碎。扬起的尘土包围了他，落在他的头发和衣服上。有一次，一粒尘土掉进了他的左眼，他生气地马上放下锄头，揉了揉眼睛。眼睛疼得流出了泪水。他坐了下来。紧急状态以前，土地对他的那种魅力到哪里去了呢？

莫果的父母是在贫穷中死去的，留下孤儿交给远方的姑姑维娣莱罗收养。维娣莱罗是个寡妇，有六个女儿，都已出嫁。每当酩酊大醉回来，她就对莫果唠叨这些事情。

“女人跟泥鳅一样滑，”她说，露出牙已掉光的牙龈。她常常狠狠地扫视他，好象他勾结上帝跟她作对似的。“她们看都不来看我一次。你笑了，你——你这个男子汉又值几个钱呢？喔，上帝呀，看看吧，给我留下了一个多么忘恩负义的家伙啊。要不是我，你早就跟你爸爸进棺材了。记住，不许再笑。”

过了几天，她又抱怨说她的钱丢了。

“我没有偷，”莫果一面反驳，一面往后退。

“这屋里只有你和我。我是不会偷的，那么还有谁呢？”

“我不是贼！”

“你是说我在扯谎？这钱原来放在这儿的，你看见我把它埋在这根柱子下的。大家来看哪，瞧他看人的模样，他总是躲在羊群背后探头探脑地偷看。”

她身材矮小，常常抱怨人家跟她过不去，不是说有人把破瓶子和青蛙放在她的肚子上，就是说有人想在她的食物和水中下毒，等等。

然而，她常常出去找啤酒喝，对她丈夫村里来的那些男人，她总是发号施令，弄得人家非给她啤酒不可。有一天，她喝得酩酊大醉回来。

“瓦鲁伊这家伙不愿看到我吃饭、呼吸——那奸诈的——笑脸——他——会爬——咳嗽——象你一样——你去——跟他作伴吧——”

她还想学瓦鲁伊咳嗽的样子，但是学着学着真的咳了起来。她突然按着自己的脖子，站起身来，向前踉跄了几步就倒下了。啤酒和脏东西吐了一地。莫果战战兢兢地躲在羊群里，既希望她死，但又担心她会死。早晨，她要莫果去取土来把呕吐的东西盖上。臭气直冲着莫果，使他恶心想吐，连说话和喊叫都不行了。世界总是和他作对，开始夺走了他的父母，以后又让他来跟这么凶恶的老太婆过日子。

她越是衰老无力，就越恨他。不管他干了什么事情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东西，她都要嘲笑他。因此，莫果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她老是想出主意来整治他：不是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便是挑剔他的衣服上、脸上、手上有什么毛病。这么一来，他的自尊心就完全丧失了。他假装满不在乎，但是她那假心假意的微笑和神情，怎能使他视而不见呢？

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杀死姑妈。

一天晚上，他又起了这个发疯的念头。他满腔怒火，可是维娣莱罗却很清醒。他不愿用斧子或砍刀劈死她，而要抓住她的脖子，用手掐死她。他祈求上帝：“给我力量吧，给我力量吧！”他将看见她挣扎，就象落入蛛网的一只苍蝇；她呻吟和求饶的叫声会传进他的耳朵。他要更用力一些，让她尝尝男子汉手上的力气。血液聚集到了他的手指尖上，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被自己的勇敢和大胆行为迷住了。

“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维娣莱罗问道，她从喉咙里发出了一阵笑声。“我常说，你这个人很怪。你连自己的母亲都会杀死的，是吗？”

他眨了眨眼睛。她看透了他的心事，这使他感到很苦恼。

由于年老和酗酒过度，维娣莱罗突然死了。女儿们结婚以来第一次迈进了屋门，假装没有看见莫果，既不问一声，也没流一滴泪，把母亲埋葬以后，就各自回家去了。以后，奇怪的是，莫果反而想念起了姑妈。现在还有谁是他的亲人呢？他需要有人，不管是谁，称他是亲人，不管这个人给他带来好处还是坏处，他都不在乎。只要不把他当做外人，不让他孤苦伶仃，怎么都行。

他把身心都转向土地。他愿意劳动、流汗，通过劳动发家致富，迫使社会承认他。这样，对他来说，从锄地和敲打土块中便会得到安慰。播下种子，看见幼苗出土和长出绿叶，照料庄稼成熟，收割——这些就是他自己的小天地，也是他想入非非的依据。然而，正在这样的時候，基希卡闯入

了他的生活。

莫果今天回家比平时早。他没干多少活，但却累得不行。他走着走着，就象一个人明知有人跟踪他，盯着他，他却要装出若无其事、不以为然的样子。晚上，他听见屋外有脚步声。这会是谁呢？他打开门。突然，一天纷乱的思绪凝成了一点，那就是恐惧与憎恶。瓦鲁伊这位长辈带来了一帮人，在旁边的是婉布依，她是从河边来的妇女中的一个。现在她面带微笑，短短的下颌上露出一条没牙的嘴缝。第三个人是吉孔约，他的妻子就是基希卡的妹妹。

“进来吧，”莫果喊了一声，他的声音掩饰不了内心的不安。他说了声“对不起”，就到厕所去了。逃跑吧，远远地离开这些人吧……我再也不管了……再也不管了……不管了。他走进茅坑，把裤子扒到膝盖那儿，脑海里浮现出屋里那帮来客的形象。他好几次使劲想把一点东西拉到坑里，但是不行，只好拉上裤子，肚子倒好受了一点。回到客人身边以后，他才想起还没有向他们问候呢。

“我们是党派来向你传达党的决定的，”吉孔约在莫果和每个人握手以后说道。

“党？”

“是的，……是传达党的决定。”吉孔约慢条斯理地重说一遍，目光炯炯，陶醉在自己这句神秘的话语之中。